



春归候鸟聚湖口。



日出冰湖。



## 春日山行

□马辉

东北的春天一向来得迟缓,来得反复。阳春三月,冰雪悄悄融化,人们欣然地换掉雪地轮胎,脱下厚重的棉衣,还没来得及高兴,冬天就杀了一个回马枪,天气骤然变冷,飘起了鹅毛大雪,司机们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抱怨着雪地轮胎换早了,穿着单薄衣衫的人们冻得瑟瑟发抖。今年的春天依然迟到了,在上班途中,雪花调皮地亲吻着车窗。

清明节这天,天气格外晴朗,我忽然来了兴致,骑自行车去大锅盔山。滑雪季已经结束,“森林温泉”也在休整,亚雪公路上的车辆很少。

初春的大山,苍凉而沉静,褐色是大山的主色调,点缀着零星的桦树白,松树绿,我感觉很单调。抬头远望,大锅盔山上的数条滑雪道仍然清晰可见,雪道上还覆盖着厚厚的白雪,长长的滑雪道似乎与天相接。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就在此举行,亚雪公路两旁的断崖上,随处可见“冰雪同梦·亚洲同心”的巨幅海报,无不彰显着亚布力滑雪场的知名度。为了迎接2025年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,在大锅盔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停车区,两条白色的水波纹造型,很别致,清新淡雅,赏心悦目,但名字没有新意,就叫亚布力停车区。

我骑行了大约两个小时,来到了青云小镇,它是黑龙江森工总局着力打造的明星小镇,是集滑雪旅游度假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小镇。小镇静悄悄,慵懒地享受着春日阳光。我漫步在“森工部落”的木屋别墅群,一座淡蓝色的别墅闯入我的眼帘,不知什么时候,它换了容颜,坐落在以黄色调为主的木屋群里,觉得多少有些突兀,我想是房屋的主人,为了招揽游客而别出心裁吧。

中午在宝石村就餐。酒足饭后返程。从宝石村回亚布力是一条乡村公路,窄窄的,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。路两旁时而是平整的稻田,等待着农人的耕耘;时而是成片的树林,等待着春风的唤醒。偶尔还能遇到小村庄,只有几户人家,烟囱里还冒着袅袅炊烟,飘着柴草的香味,莫名地令我感动。

微醺中,大山变得朦胧而美好。突然,一抹金黄映入我的眼眸,我急忙下车观看,原来是一朵娇艳的冰凌花,它是报春的使者,我索性坐在它身旁的枯叶上,仔细观察着它:花朵如铜钱儿,花瓣儿金黄,薄如蝉翼,我特别佩服它在冰雪尚未完全消融时傲然绽放,诠释着生命的强悍。听一位医学博士同学讲,冰凌花的耐寒肌理是因为冰凌花的细胞抗冻蛋白,以及地下储能,单株根干重达12g,能量转化率是普通植物的2.3倍。科学的解释化开了我内心对冰凌花早春耐寒开放的疑问,植物生存不仅仅是自然进化的选择,亦有其独特的智慧。

坐久了,心静了,我听到了清脆的鸟鸣声,此起彼伏,嘤嘤成韵;我又听到了潺潺流水声,叮咚悦耳,涤荡心灵。循声而望,透过疏朗的树木,不远处有一条小溪,溪水旁隐隐还有些冰雪,更增加了小溪的清幽。逆流而上,我又发现了一丛从黄色的小花,金黄而明艳,碧绿的叶子丝滑有光泽,形状有点像荷叶,但比荷叶要小得多,而且周边还有锯齿形状。我们本地人叫它驴蹄菜,它喜湿,开花早。

我继续前行,一抹紫红吸引了我,那是达子香,学名兴安杜鹃,作为耐寒家族的一员,它宛如北方大地上的精灵,紫红色的花朵簇拥枝头,花瓣娇嫩,花蕊细长,微风拂过,摇曳生姿,恰似粉蝶轻舞。

冰凌花、驴蹄菜、达子香作为早春的先锋物种,次第开放,唤醒冰封的大地,拉开生态复苏的序幕。让我想起南宋理学家张拭的一句诗: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

小花们都已悄悄地绽放,春天的脚步已经近了,如果再来一场轻柔的春雨,我想北方的桃花,杏花,梨花、樱花桃、李子花……定会“噗嗤”一声,笑出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来。

## 兴凯湖开湖记

□文/王晓廉 摄/马广祥

北方的湖与南方的湖是不同的。最大的不同之处是,南方的湖四季碧水荡漾,自由奔放;而北方的湖却有半年之久的封冻期。由于有了冰封,便有了解冻,便有了春天开湖时天崩地裂般的冰排炸响,便有了开湖壮景。

开湖与开江一样,有“文开”与“武开”之分。“文开”是指厚厚的冰面慢慢融化,冰块悄悄消融于湖水之中。“武开”则是南风鼓动湖底波涛,将冰封的湖面一下掀开,冰排涌动,叠垒如山,互相碰撞,咆哮如虎。

想看开湖的想法年年有,但可惜由于时机不巧,年年都错过。看开湖,得赶巧儿,或者有信心,住在湖畔一天天地等待。四月中旬,为拍摄反映兴凯湖的电视艺术片,我们乘车去兴凯湖农场。本来,去时路过的河流、湖泊早在十几天前就融化为溶溶春水。但大兴凯湖此时仍然冰面晶莹,白霜茫茫。特感陌生的是,距湖岸不远处,由于春日照射,湖冰酥软,冰下的湖水向外扩张,南风吹动,大面积的冰面便向岸边慢慢移动,在沙滩上拱起巨大的冰丘,一座连一座,十分巍峨壮观,使本来平展、无奇的湖面,起伏陡峭起来,有了立体的风景。我跑到湖边仔细察看,但见湖边沿浅处由于春风吹拂照耀,湖冰已融化,流水淙淙,透露出美丽的沙底。但整个大湖,仍被广袤无垠的坚冰覆盖。

过了几天,我因事去兴凯湖西端的当壁镇。嘿,不知何时湖冰已融化了一大半。一片片冰排,有的已经半融进湖水里,有的仍浮在水面上。裸露的大片湖水,清清的、蓝蓝的、幽幽的,纯粹而平静。但对于大湖的解冻,这种开湖方式是否缺了点阳刚,缺了点勇猛,缺了点豪放和壮烈?

附近的居民说:“这属‘文开’,没有轰轰隆隆的湖冰炸裂声。这大概是当壁镇一带处于湖湾,遮住劲风的缘故吧?”

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一看,是家住兴凯湖湖岗的朋友传来的微信:泄洪闸一带武开湖,非常壮观,请速来观赏。

喜从天降,我迅速乘车启程,直奔泄洪闸。

哦,果然“兴凯湖开湖,壮观惊天地”。站在湖岗林间朝南眺望,前几天还是一个整体的辽阔冰面,如今已经分裂成千千万万的大块冰排,在南风的雄壮鼓吹下,湖中的冰块向北岸冲来。前锋的冰排搁浅在沙滩上,后续的冰排依然争先恐后,毫不畏惧地朝前冲击,借着波涛的力量,跳跃着滑到前排的大冰块上。一重又一重,或平躺,或斜立,或扭转,壅塞在一处,叠垒在一起,如晶莹的冰山,如透明的高楼,如玉雕的长城,横亘湖边,煞是壮观。午后的阳光从堆叠的冰排后面透射过来,闪耀出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七种色彩,如雨后彩虹般美丽。

激动人心的,不光是映入眼帘的景色,还有涌入耳鼓的开湖声音。雄风鼓荡,大浪滔滔。冰排相互撞击的炸裂声,冰排高高堆叠又被撞击倒塌的轰鸣声,冰排被风浪抛到半空再落入水中激起浪花的声音,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,惊心动魄,天摇地晃,惊得人热血沸腾。

我真想即刻也变成一块冰,加入这种冲浪之中。

好个辽阔壮丽,性格独特的兴凯湖,春天解冻开湖也与众不同!西边“文开”,东边“武开”。文静与勇猛同时展现,细腻与粗犷一并显露。

隔天下午,我再次随一位军旅诗人到兴凯湖东岸龙王庙驻军访问。连日的阴雨绵绵,洁白的冰面已经龟裂成大大小小的冰块,各种形状,各种排列,有的下沉,有的上浮,错落有致,一望无际。次日清晨,阴雨骤停,阳光灿烂,天空晴朗透彻,如蓝色的玻璃。已被春日阳光融化得千疮百孔的冰排显得更加晶莹洁白。登上矗立在松阿察河口的瞭望塔俯瞰,雨后的云朵低垂在湖水上面,如蒙蒙白雾向东疾走,使人看不清载着湖冰的天际线在何处。天空无风,但在靛青纯净的天幕下,洁白的湖冰在水上浮动,像两军布阵,互相穿插,左右游走。在接近松阿察河口时,由于河道狭窄,水流加速,靠近湖岸的冰排自动排成两队,向河口漂流,集结,最后互相碰撞,穿插,组合成一条长龙,流入青绿清澈的松阿察河。浮在水上酥软的浮冰,在飘走时边缘不断碎裂,化为晶莹透明的冰柱,落入水中。遇到激流回旋处,晶莹雪白的浮冰跟着旋转,一圈又一圈,最后冲出旋涡,继续向下游飘去。冬,就这样悄悄地投入春的怀抱,与春共舞。

远眺湖面,浮冰在不断地聚集,堆成丘,叠成山,白茫茫直铺天际,使人仿佛进入北冰洋或南极洲。连绵的冰排空隙,裸露出一片蔚蓝的明水,微波荡漾,跳跃着数不清的点点亮光,美丽又神奇。性急的渔民划船在冰排空隙间穿梭起网,表达对春的渴望。大批的候鸟早在半月前已掠过湖面,向北寻找家园。留在湖畔的候鸟们则在冰排涌动的湖面上空盘旋,寻觅春的馈赠。美在瞬间,失之则无。这是我在湖畔的顿悟。



日出东方冰湖暖。

## 风物

冰城铁艺  
妙造自然

□文/杨拓 摄/毕诗春

哈尔滨濒临的江叫松花江。无论春秋,不要问为什么,哈尔滨人喜欢望江。“走,上江沿。”是哈尔滨人去望江的一句口头禅。从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板路走到松花江边,你会看到浩浩荡荡的江水,在哈尔滨城区里穿过,顺着水流的方向,你会看到飞架南北的两座大铁桥,一黑一白,在太阳的照射下分外醒目、耀眼。黑色的、八个巨大的梯形铁架并不孤独地扣在桥梁上面的,就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滨洲线上的松花江铁路桥,也叫“老江桥”。这座桥去往的方向是大庆、齐齐哈尔、满洲里、加格达奇和漠河。出生在松嫩平原的我,每当坐着绿皮火车来去哈尔滨,行驶在这座桥上时,感受着有节奏的火车轮辋与铁轨交合的咔嚓咔嚓声,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流,在心里缓缓升起。

一个城市形成的特点一定是有渊源的,潜意识里有

某种基因的遗传和延续。哈尔滨涌起的钢铁艺术建筑,应该就起源于这座老铁路桥吧!去年五月的一个下午,正是哈尔滨的丁香花飘香满城的时节,我近距离地来到了这座大桥上漫步,从桥南的斯大林公园到桥北的太阳岛,又从桥北的太阳岛到桥南斯大林公园,一个来回,浩浩的江风荡在我的身上,看白色的江鸥起起落落,心潮逐浪……脚踏在钢化玻璃透空区,俯瞰滔滔江水上面的铁轨、枕木和钢梁等原桥风貌,令人思昔,服役百年的“老江桥”,已经被毗邻的又一座并驾齐驱的松花江铁路大桥所替代。在旧桥上一览新桥的风景,三条彩虹状的白色钢架扣在桥梁上,两座桥真可谓梯形与圆形齐飞,江水共夕阳一色。夕阳西下时,一道金色的光带铺在江水上,犹如鳞片闪闪烁烁,把江畔的一对对情侣逆光成一幅幅美丽的剪影。高铁列车穿行在新桥上,澎湃的心也被火箭似的列车带向了远方,那是我童年成长的方向……

防洪纪念塔,中央大街以及蜚声中外的建筑艺术广场,夏天的太阳岛与冬季的冰雪大世界等都是哈尔滨的名片。但是,在松花江铁路桥、哈尔滨火车站、阳明滩公路大桥、彩虹桥、建筑艺术广场上,忽然看到这么多现代钢铁结构建筑,以及分布在各个线路上地铁车站铁艺造型。我不禁有些惊诧,无法忘记,这些地方形成的印象脑电图一样挥之不去。

火车站,是我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。当你拖着行李走出车厢,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,你第一眼就会被鳞次栉比的钢铁建筑结构所惊倒。每一道站台上的雨棚都被墨绿色的钢铁穹窿似的高高支撑起来,它们彼此相连,仿佛举向天空的双臂,又如一群人手牵着手,臂挽着臂在一起舞蹈。忽然,你又仿佛来到了遮天蔽日的森林中,在你找不到北的时候,你会被雨棚射下来的天光所惊醒,像是从魔法世界穿越了过来,这是在哪里?

出了火车站,无论是坐车还是驾车,如果你要去松花江左岸的松北区,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名曰“阳明滩大桥”的大桥,又是钢铁,又是墨绿色。穿过双塔自锚式悬索桥,六千多米的长度,你的神经会紧紧绷起。两幢巍巍壮观的“门”字形桥头堡和桥塔,仿佛面对面牵着双手耳语的情侣,不舍昼夜,守卫着逝者如斯夫的松花江水。穿越第一道“门”,你在惊诧之际还没有来得及回味的时候,第二道“门”就在眼前向后退去,不得不下意识地把头回去,追逐着渐渐远去的桥头堡……

“人造月亮”“飞马踏冰”和“俄罗斯公主”等都是与建筑艺术广场有关的故事。春节过后,我和家人去建筑艺术广场漫步,看到了很多女孩子正在忙忙碌碌地摆拍“公主”艺术照,手里拿着各种宝物,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根本阻挡不了青春与美丽的脚步。他们以广场建筑,尤其是以广场上的钢铁建筑塔廊为背景,或立或坐,或踱或卧,在与钢架建筑的互动中,穷尽各种姿态。曳地的长裙,裘皮大衣,天使的翅膀,十八种道具纷纷上阵,青春之歌是这样炼成的。五颜六色的灯光扑打在钢铁结构的塔廊上,梦幻而壮观,浪漫而独特,让一个个旁观者目不暇接。建筑艺术广场上的钢铁建筑塔廊与桥梁不同,也与火车站站台的雨棚也不一样,是不以应用性为目的的公



建筑艺术广场的铁艺建筑。



彩虹桥上的铁艺护栏。

共设施。在夜幕降临时,塔廊的夜景无论是从远处眺望,还是近处细赏,都会让你忍不住举起相机、手机咔嚓着、咔嚓着……

每一次回到哈尔滨,望江之余,我都会来到这些钢铁建筑旁,遥想建设者,钢铁是怎样炼成的?瞭望白云与蓝天,瞭望星辰和月亮。无论冬夏。